

文／開元教會 劉登英

# 憶母親 思主恩



▲1999年留影

母親一生的年日以及生平事蹟都在主的掌握之中，  
盼望在主的「那日」我和母親再相會。

信仰專欄  
蒙恩見證



2008年1月13日（星期日）下午5點半，我打電話給在中國大陸的小哥詢問母親的身體狀況，小哥說：「母親已經走了！於1月9日上午9點20分離世的。在離世的前三、四天，肚子有時難過就大叫，而且叫的很大聲……。」小哥又說：「已將母親的遺體火化，並在今天把母親的骨灰送至大和山，我們家的老墳地那裡埋葬了；天氣特別地冷，下著大雪，下午剛剛才回來。」小哥叫我不難過，說我對得起母親的，母親在臨走之前，也曾吩咐我不要為此難過……。感謝主，我講電話時，果真在主裡剛強，沒有流一滴眼淚。最後，我再次吩咐小哥和其他哥哥們，千萬不可燒紙錢、燒靈屋，也不可做祭拜……等事宜，因母親已信主，是神的兒女了。

回想2002年8月5日，我返回中國大陸安徽省探親，南京的傳道為了把握機會，憑著愛心，頂著高溫酷暑，汗流滿面地來到我家，特地幫助母親受洗。在此，願主記念他們的辛勞和所付出的汗水。平時，母親有「火路粗腿」（右腿）的毛病（編按：「火路粗腿」為當地用法，依症狀

推測可能指「血栓性靜脈炎」），是在懷我的時候就有的。這病是沒辦法治好的，並經常發作，一旦發作就很嚴重。過程先是右腿發酸，然後導致全身發燙，接著就是高燒不退，燒得全身發紫、迷迷糊糊的，嘴唇也黏住難以說出話來……；如此纏繞她四十多年，使她痛苦不堪。感謝主！人不能醫治的，神皆能醫治！母親受洗後，從此就脫離了這病，主徹底幫助她解除了四十多年來的痛苦與煩惱，真是感恩不盡！

除此之外，母親還曾得到主許多的恩典。在母親一開始信主時，神就憐憫她，醫治她吃飯「噎」的毛病。母親的眼睛也不是很好，年輕生產時，由於沒有好好地坐月子，導致長期遇風就流眼淚，自從信主後就沒有這個情形；她也有白內障，但是看東西卻樣樣清楚，實在是神奇妙的恩典。1999年5月，回鄉探親期間，發現母親的額頭全是「白皮斑癬」，於是我和母親都迫切禱告，認罪祈求……。感謝主，靠著禱告，不到二十天神就將母親的額頭醫治好了，全部變成原來的黃皮膚。

多年來，母親信主的態度可說是虔誠的。雖然家鄉沒有教會，但她自覺使命，能緊緊地抓住神。她說：「若哪天不禱告，那天都會心裡不平安，若禱告了，一切都很順利；並且禱告時若不跪下來，就會覺得對不起神，因為人離開神就寸步難行了。」母親雖然不識字，但是「十條誠命」和「主禱文」她是背得滾瓜爛熟，我還經常聽到她禱告後所唱自編的小調，是用《聖經》章節所唱的歌：「信子的人有永生；不信子的人……」（約三 36），她也長期為我和家人代禱，平常家人若遇到什麼事時，她更是迫切禱告。

母親的毅力剛強，生命力也極強。特別是去年 6~11 月，我和她相處了五個多月更是深切明瞭。她自從 5 月生病後，飲食就逐漸減少，到後來只能吃「流質」的東西，面容日趨消瘦。尤其 8 月，是她病得最厲害的時期，主要是肚子發燙、發痛。疼痛使她坐臥不安，晝夜不得安寧，不得睡覺。於是我在神面前晝夜哭泣、禱告，祈求神憐憫醫治母親……。為此，整個夏天我都沒能好好地睡上一覺，導致我也差點生病倒下，若不是神的看顧，恐怕我真的一病不起，感謝主。到了 9 月，在開元教會和南京教會的弟兄姊妹們迫切代禱下，母親的身體雖然極度虛弱，但是大有好轉，晚上也能睡覺了。直到 9 月下旬，神奇妙的恩典再次臨到！母親在多年前頭髮就全白了，可就在這時，我每天晚上幫母親梳髮，邊梳邊禱告，發現母親的頭上竟有黑髮長出來，而且白髮也會變成黑的。到 11 月中旬，我和母親「離別」要回台灣時，母親的頭髮一大半都已變成烏黑的了！

由於機票要到期了，我不得不走，只能照顧母親五個多月。我勉勵母親：「活著是神的恩典，因為妳是神的『活見證』，死了也是神的恩典，因為神息了妳在世上的勞苦、愁煩，使妳安息在主的懷抱中。所以信主的人，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。最重要的是：一定要堅持禱告，直到死時。」感謝主，母親做到了，五個多月來，哪怕是病重期間，她每天都堅持自己穿衣服、梳頭、洗臉、禱告。至於她後來病重臥床是否在心裡禱告，這個有神知道。

母親秉性善良、樂於施捨。記得小時候我們家裡很窮，常常缺糧，總要向人借糧、借米。每次借來的升斗米是平的，還人家時，母親卻將升斗米堆得滿滿的，生怕人家不高興。為這事我曾和母親爭吵，希望她能借多少還多少，不要每次都多還人家，讓自己吃虧，但換來的卻是一番「做人原則」的教訓。家鄉裡有位瞎子，無兒無女很可憐。他每次到我們家來，母親就趕緊給他飯菜吃，並且經常給他縫補衣裳，有時會把家裡的事情丟在一邊，搶先幫瞎子做事，我看了很不服氣，就找母親吵架，甚至責問母親，妳待他這麼好，他是妳什麼人啦！母親氣得跳腳說：「妳這個不孝的，我告訴妳，他不是我什麼人，只因他可憐！」……想到當初惹母親生太多的氣，沒有體會母親的心腸，真是不應該。

經上說：「我們一生的年日是七十歲，若是強壯可到八十歲……。」（詩九十 10），感謝主，母親享年 88 歲，超過這個年限了；也幸虧超過這個年限，使母親在 83 歲那年有機會受洗，歸在主名下，實在是神的恩典。

▼2004年正月初一特別聚會留影



母親一生的辛勞主是知道的，可以說是苦難的一生。孩童時代（9歲）就做童養媳，受婆婆的打罵、虐待和管制，也經常受他人的欺侮，每當想念自己的父母時，常常是從夜裡哭到天明，不知哭了多少次，還常常想尋死。中年時期，生下我們這六名子女（五男一女）後，竟然喪夫，獨自承擔扶養的責任。人間的酸甜苦辣她都嘗盡了，什麼樣的苦事她都做過，常常早起摸黑地做事，想盡辦法掙點苦錢。有時她會翻山越嶺地去找藥「毛栗子」（比板栗小）、山粒紅（山渣片原料），回來後又千方百計地到很遠的地方去賣錢。經常給我們煮「菜飯」吃，煮「山芋片飯」，更多時候是吃稀飯。這樣慢慢地熬上好多年，等到我們一個個長大，又一個個成了家，竟然就把母親扔在一邊了。母親年老時，尤其是我，本來是想好好地報答親恩，好好照顧、孝敬母親的晚年，結果卻沒有達成願望。我在台灣十多年來，只能在每年的節期寄去若干的錢以表心意，連這次母親回天家，我也沒能陪在她身邊，幸好我去年回中國大陸和母親相處，陪伴她五個多月，同時有機會服事母親的病體五個多月，感謝主的安排。

母親一生所受的苦難非常之多、非常之大，是一般人所不能了解、不能想像的；惟有我們的主、我們的神清楚、明瞭這一切。母親現在已蒙主召回到一個好得無比的樂園裡，享受那真正身心靈的永遠安息。是的，她已息去世上的勞苦，

脫離了身體上的病痛，人間的冷暖。願母親在主懷中好好地得享安息，盼望在主的「那日」我和母親再相會。

母親雖沒有在教會裡舉辦隆重的喪禮，但是她一生的年日以及生平事蹟都在主的掌握之中，都在主的生命冊子裡。主說：「我不撇下你們為孤兒，我必到你們這裡來。」（約十四 18；來十三 5）。我的母親朱芳英老姊妹先行我一步到天家了，可她的善言善行卻是值得我效法、值得我永遠思念的，她的慈祥和面容永遠活在我心中。

「世上沒有好處，好處在天上」，如今我也要正視、面對朝著母親曾努力走過的路去繼續奔走天國的路了。

